

書

古方略自序



古者征不庭類帝宜社告馘

載在典訓至矣舞干因壘寓

古有誅無戰意可不謂神武

哉及觀胤征牧誓雖詰暴禁

姦時濟其益識者傷之後世
疏行首封鯨鯢甚者藩方尾
大虜寇蝨蠱作力征相尚豈非
亂世尤劇者邪天保治內采
薇治外要之內治爲本善乎

漢世祖之言曰征伐非必略
地屠城在平定安集之耳考
本朝

二祖謨烈摧陷廓清雖云武事
蓋內治盛哉抑征不可黷王

者之于四夷羈縻勿絕使曲

在彼

新安余懋衡書

征序畢

古方略征卷之一

明

婺源臣余懋衡 謹輯

袁州臣張自烈 恭閱

民兵攻滁陽

元末濠城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 太祖歸鄉里募
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郭子興喜是時彭早住趙均用
二帥馭下無道 太祖恐禍及已乃以七百人屬他
將而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
遇疾復還會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無所

屬且乏食。聞太祖將至。欲來降。太祖曰。此機不

可失。子興曰。須人幾何。太祖曰。人多則彼疑。十人

足矣。乃選奇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既至。其

帥出見請命。太祖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他敵欲

來攻。特遣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

帥許諾。請留物為信。太祖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

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太祖即率兵

三百人。復抵其營。謂之曰。汝為人所凌。怨尚未復。今

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于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其

帥且諾。且疑。乃密遣使往誘其帥來會。即于眾中縛

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

乃遣人謂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

于是營中兵皆出。即焚其營壘。悉驅其眾以還。得壯

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後七日。率之

而東。夜襲橫澗山。破元知院老張營。

克元兵潰散。大復得壯士二萬。悉加訓練。時道遇李

善長來謁。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記。語之曰。吾觀

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弗得效其

○大○政○紀○鴻○猷○錄○法○傳○錄○削○此○語○

○溫○語○入○人○却○寓○機○智○

○語○氣○委○婉○

○密○

○前○止○用○步○卒○九○人○此○獨○率○兵○三○百○人○

利誘

○不○密○害○成○

出其不意

○鴻○猷○錄○又○削○此○不○書

因利乘便

○詳○密○

○惜○所○語○不○傳

○卽○上○下○一○體○之○義○古○今○治○法 在此

其能。以至於敗羽翼。既去。王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
○大○政○紀○妄○削○此○語○
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為也。遷

為參謀。自是專為。太祖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察其

才。言之。太祖復為。太祖布欵。誠使得自安。與

太祖俱攻滁陽。下之。遂駐師焉。未踰月。早任均用等

遣人邀。太祖將兵守泗盱。太祖以其麤暴淺謀。

難與共事。辭弗往。彭趙。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

遣人釋之。尋相吞併。戰士多死。子興勢孤。遂將所部萬人

至滁。見太祖。所將兵軍容整嚴。大悅。稱滁陽王。既

而元兵圍滁。無所獲而去。

訓練壯士。又命善長協諸將。以成功。此皆方略之

最要者。所向克捷。固宜。但誘驢牌帥來會。約衆縛

之。似暗用傅介子誘樓蘭之術。事雖見實錄。未可

為後世法。臣自烈謹識

辭彭趙弗往。高識遠慮。得天下之機。已具于此。

按是時。太祖已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雖滁陽

王特寄生耳。豈彭趙所能羈哉。然與其併之于後。

不若辭之于始。之為正也。漢高滅楚。雖楚自亾。未

免蹊田奪牛之誚。此我太祖所以迥出前古也。
臣自勲謹識

救六合守滁陽

元丞相脫脫攻破高郵攻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

使求救滁陽王郭子興與其帥有隙不發兵

太祖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深明利害既斃次將及滁豈

可以小憾償大事子興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

時元兵號百萬諸將莫敢往子興乃遣

太祖行令禱於神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

以禱為遂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

每日暮攻壘垂陷復去明旦復完壘與戰

太祖以計給之乃歛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用○紿手大罵元兵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出牛馬婦女必設伏以○待

居前丁壯翼之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

至欲攻滁太祖乃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

澗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

是時元兵尚強恐益兵來攻太祖謀款其帥乃具

牛酒歛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中皆良

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

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柰何舍寇分兵攻良

民乎其帥信之即日解去會元削脫脫官爵奪其軍

安置淮南滁城得完

能示不能緩其來攻為自強地非怯敵也後世言

款撫異是安能成功

觀可否斷于心數語當日卜琰伽藍或與田單師

事小卒狄青擲錢同一機智耳不則傳者神其說

耳夏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識者謂

太祖卜琰事未可與宋祖微時卜琰高辛廟同日

語臣自烈謹識

按垂陷復去不敢逼不敢近諸語是役也非我
太祖之強特元兵之弱耳使能盡日止攻奮登陷
陣滁豈得完哉以此知成敗利鈍雖難逆觀要自
有以致之未可謂盡繇天命無關人事也
太祖不禱而斷于心深識此意臣自勲謹識

計克和陽

時元至正十五年

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

太祖曰困守孤城非計欲

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

勝子興曰何如太祖曰向攻民寨得民兵號二其

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

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為元兵以四橐駝載賞物驅而

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

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

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

大政紀從信錄削此

朱○王○德○用○以○德○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賊○黨○

擒○之○

前取之必矣。子興曰善。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等至陽關，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方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妄意卜度，輕躁害成。意天祐必進，率眾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覺之，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眾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湯和奪橋而上，登城大呼衣

耿張皆誤

因敗為功

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有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燒門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子興聞再成兵敗，謂非失計，耿張違節制故也。太祖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眾欲殺使者。太祖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將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明日元

弱示以強

兵果遁去時子興未知和州已拔命 太祖將兵三千人率徐達等往收敗卒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遂入撫定城中人子興遂屬

太祖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夫婦不相保 太祖創○業○根○本○爲之惻然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

滁來多據人妻女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卽當悉還之室家得完民大悅

縱使者歸揚以大言卽李廣解鞍禦匈奴之法合滁三門兵于南門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後洪

武元年既克元都曹良臣等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將萬餘騎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與衆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後可以計破迺遣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速大駭遂引去此亦先聲後實之一端雖然聲實之用宜量敵情聲豈可恃哉

雖子興命天祐等計實繇 太祖按從信錄削去向攻民寨得民兵號一段止載子興命天祐將兵

云云。顧容失主。可謂大謬。臣自烈謹識。

克太平路

太祖舟師攻元中丞蠻子海牙于峪溪口。敵舟高大。

師來附

不利。進退。廖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左右奮擊。大敗其

衆。遂與諸將謀渡江。諸將欲直趨金陵。

太祖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

金陵可圖也。時西北風順。舳舻船船後持柁處。艦船前頭刺櫂處。齊

發。太祖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太祖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

為備禦。攻之必克。乃引帆向牛渚。太祖麾將士以

進元兵不支常遇春奮戈先登諸將繼之徑拔采石諸將以和陽饑乏各欲取財物以歸太祖察諸軍無進取意謂徐達等曰當乘勝取太平因令悉斷舟○鴻○猷○錄○缺○此○非○是纜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太祖曰成大事者不

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諸軍縱兵急攻遂拔之罷將吳昇階卽擢爲領兵總管昇曰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因命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卽張之把頭李震違令立斬以徇聞大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歎曰義士也具棺斂塋之改大平

以勸後之爲義士者

路爲太平府以耆儒李習知府事以陶安參幕府事令諸將分守各門脩城浚濠以固守禦

進退攻守整暇有法斬舟纜以厲士氣卽度尚潛焚軍營之法

李文忠等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于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無鬪志因激怒使盡焚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次淳安夜襲破偽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按此與太祖悉斷舟

纜不規小利略同。臣自烈謹識

書報陳也先

元中丞蠻子海牙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絕

我歸路方山寨民兵元帥陳也先元將以衆數萬攻

太平太祖察其無他奇謀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

孰東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繇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

遂擒也先太祖釋而與語也先詐曰生我謂何

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

必識達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也先曰欲吾軍降乎

此易耳軍之將較皆吾親故喻之即來乃為書招之

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等見也。先兵敗，不敢復進。率兵還駐峪溪口。徐達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陳也先初意，其衆未必降，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再出師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爾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我軍者。太祖曰：吾久知其不誠，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也先謂曰：從元從我，任爾所適。縱之還也。先旣歸，收餘衆屯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

計。集慶城池，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蘓峻王敦皆非陸戰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給。竭力前進，脫有不虞，恐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自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克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

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我大軍既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舍舟步進。足以克捷。詞○嚴○義○正○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柰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邪。也。先既得書。知其詐不行。復密約元將左答納識里至其營。佯言生得之。給范增舉玦故智太祖臨其軍受俘。太祖曰。此賊多詐。姑許之不往。我師進攻集慶也。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于秦淮水上。我師失利也。先追襲我師于

漢陽。經葛寨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得茂。惡也。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出迎也。先乘後擊之。什地攢槊刺死。

報之以書。所以聲義也。不往姑許。所以愚敵也。猶戶樞然。開闔有節。機律寓于此。

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書。

太祖謂左右曰。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况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僞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彼之所爲。有

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爲。違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于天耳。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陳友定梗東南。天下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臣愚按太祖之于也。先察罕。或姑許。或不答。以靜制動。以誠御詐。盡人聽天。與王道若合符節。非霸術之紛紛也。兩姑字宜熟思之。臣自烈謹識

搗采石取集慶

太祖既渡江。諸將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守脩卑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太祖使常遇春多張疑兵。自帥正兵直搗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舟。分爲二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精銳。海牙僅以身遁。自是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海牙以餘衆走集慶。

太祖率師自大平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

先也

子復合淮兵屯營方山。與海牙等相營破之。擒兆先。望結寨采石爲犄角之勢。以窺大平。

趙德勝降常用其兵曰帳前軍

悉降其衆擇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復釋兆先而用

之其人多疑懼不自安○增○用○漢○世○太祖覺其意至暮令其悉

入衛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祖○焚○王○即○文○書○之○法○國用即馮侍卧榻旁

解甲酣寢達旦衆始安願盡力圖報及攻集慶○勝○之○兄○按集

今南京古金陵戰國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

鎮之故名漢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

都於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元御史大夫福壽戰

死得民兵五十餘萬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定都焉

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嘉福壽忠

命以禮葬之康茂才○國○初○儒○士○與○近○代○亦○生○異○斬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寇江上

有力累遷宣慰司都元帥至是

奔金陵未幾金陵陷茂才度天命有歸率所部餘

兵三千人解甲來附太祖策而釋之令統所部兵

從征

留國用以脩非常雖酣寢亦可得是道也徂詐皆

可使譬諸良醫莫凶于雞毒未嘗不橐而藏之在

善其用耳先是太祖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

亨以衆二萬降太祖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

率衆歸附二人少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

爲義兵長保鄉曲及謁太祖悅之令兄弟皆宿

衛左右。繇是觀之。太祖蓋知國用可共腹心者。獨留侍卧。信之深而任之篤。豈朝夕之故哉。

靖難師起。成祖生擒南將平安裨將火耳灰。釋

令入宿衛。與太祖遇兆先降卒。事異而術同。火

耳灰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被召入京師。遂隸平

安麾下。為成祖所獲。成祖釋而用之。臣自烈謹識

禮聘秦從龍

金陵既定。太祖命徐達率諸將取鎮江。元平章定

定遁去。即克其城。王師將下鎮江。太祖謂徐達曰。

鎮江有秦元之者。名從龍洛陽人初仕元為教官累

老避居才罷老成。入城當為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

之意。達等果得之。還報。元之從孫永有在

太祖喜。即命兄子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

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

悉言無隱。每以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莫知。嘗稱

世稱遇為今之子房。益信之。代召對。發言盈廷。

老先生而不名。

無補于國

惟元之可與謀。故多所資益。太祖與劉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此與漆板問答略同。按先臣王守仁討寇。廣延謫官備咨訪。頗得此意。元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太祖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先是胡大海嘗薦此四人之賢。故以書幣徵之。朱文忠守金華。亦嘗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人。太祖皆徵用。非獨信

任從龍一人而已。世稱國初任人圖治。比隆古昔信然。

稱先生而不名。惟從龍足以當之。亦惟

太祖知從龍無忝于此耳。苟非其人而加以殊遇。與周之不名宇文護。宋之尊禮賈似道何異。按神廟中江陵晚節。禮遇頗隆。與似道頡頏。上而旨勅。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卽曰大師。至稱大岳先生。二子皆及第。誇其榮。卒以操弄主權敗。臣愚謂本朝尊禮大臣。必先灼知其人之足以當此。而無

此言爲近
日淄川荆
溪而發可
爲後世戒

愧不可不以 太祖遇從龍為法臣自烈謹識

立營田司

以康茂才茂才舊為元將率所部降附為營田使。太祖諭之曰。

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

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

先于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

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病民若但使

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

害之非專任之意。

農事國之根本非軍務殷煩尚不容忽况用度滋

多邪。聖祖計久慮周如此。臣自烈謹識

因理財而念及設官。尤見聖祖倦倦為民至意。

非徒使軍用無闕已也。自不可與屯田許下者同

日語。臣自勲謹識

斷張士誠餉道

徐達邵榮攻宜興。先是士誠遣士德等攻陷松江常

州諸路士誠白駒場人為塩綱牙僧與弟士信士德等聚眾陷泰州久不下。

太祖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

城西通大湖口。先察地形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

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大湖口陸走張士誠餉道所繇出。若以

兵斷其餉道。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遣丁德興

分兵絕大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以元帥楊國

興等鎮守。國興勞來安集議者比後陳保二常州奔

之羊祜民歸日以千計牛壩人

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入寇國與擒之

絕餉道。兵法之最奇者。李左車說成安君絕韓信輜重。亞夫使弓高侯頽出淮泗口塞吳楚餽道。皆然。臣自烈謹識。

兵非食不戰。大湖口既為餉道所繇。豈可無備。而使太祖得斷絕之。此自士誠之愚。故絕餉雖兵家之奇。在太祖則猶餘事也。臣自勳謹識。

立民兵萬戶府

太祖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

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罷

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

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

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

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

幾寓兵于農之意。

宋南渡初。御營使張慤言。三河民怨敵入骨髓。請

古方略 卷之一
倣唐澤潞步兵雄邊子弟兵遺意募兵聯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于都社各署長正副復其繇能結五百人以上者借補官詔頒行管領民兵萬戶府卽張慤舊制也此法自可行又但邇來法令廢弛各郡縣所募備寇民兵皆市井姦猾游惰坐耗官餉見賊則散粟退甚者借兵行劫害尤酷于盜此亡它簡拔不精訓練無術耳

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頗用舊制然行之者從事朋合混編僱募頂役不能無弊卒不果行嘉靖

虜警邊兵不足調各省直客兵戍邊如浙兵戍薊鎮真定河間忠順軍戍居庸擾民實甚萬曆初倭夷蠢動撫臣議練鄉兵戶科趙完璧上疏言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去五擾以存三利斯善矣十八年兵部尚書田樂陳防禦要機一稽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衙門備察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一查明缺伍者設置管操千把總官時加操演習其技藝令行伍克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令督撫嚴督所屬府州縣將見在

民壯脩行察選。務須身軀雄壯。膂力過人。技藝閑習者。各給腰牌。填寫籍貫。所習器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次。該道每歲巡閱一次。餘日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得仍前差遣。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方。各于鄉邑之中。年少力強者。籍名在官。授器械。于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弭盜。又可保身。該地方仍不時程督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潛消其邪心。不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察驗。以致妨業。

滋費。一嚴保甲。播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黔始被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加意舉行。十家爲甲。立之長。十甲爲保。立之正。互相稽察。人相告戒。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坐連。如有外來可疑之人。卽嚴盤詰。倘容留潛住。連坐不貸。此弭盜安民之上策也。詔允行之。臣自烈謹按客兵戍邊。事同謫戍。積怨思亂。萬萬不可行者。至如選民兵。練鄉勇。稽額兵。簡民壯。嚴保甲。未免法立弊生。在良有司。因時制宜。斟酌行之耳。尤

不可爲訓者。如劉瑾之提督京營。張永谷大用陸
闇之監軍。皆橫恣難制。騰驤四衛。舊稱禁軍。正德
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爲奸欺莫可詰。嘉靖初。兵部
尚書李承勛言。官府一體。請考選論覈。隸本部旗
手等衛。許之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
如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
號召易集。倘外隸。卒有急。號召非便。承勛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闇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繇大監
王振。東市之賊。卽大監曹吉祥也。國家軍政有統。

豈當秉之內。臣云。易驅集哉。詔如議行。承勛此
言。深得。太祖勅內官毋干預政事意。可爲萬世
法。又非僅趙完璧諸人之議。練鄉兵。簡民壯而已。
臣自烈謹識

克婺州開黉學

羣雄割據、太祖固守江東諸黉、以觀四方之勢、乃

謀取浙東、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又克之、先是命王宗顯往覘

婺得城中守將各為心狀及進攻副將果開東門納兵擒元守將改婺州路為寧越

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

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殷陳治道

以王宗顯宗顯和州人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知寧越府事、命開黉

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沆、徐

原為訓導、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士

高迂庸鄙者為之

○不似近代以老明經

皆欣悅。

事有似緩實急者。如天下未定。軍興旁午。

太祖獨汲汲延師開學。豈迂計哉。蓋以治道不明。學較寔廢。微獨飾治無本。雖欲戡亂末繇耳。今天下。鯁鯁虜賊是憂。至士習之頽靡。學政之蠱壞。經筵日講之濶略無當。輒曰此非急務。豈知忠孝不素蓄。人才不夙儲。釀亂視虜寇尤甚邪。諸大臣往。往棄孔孟之學。習韜鈴之書。自謂足以戡亂飾治。宜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臣自烈謹識

旌吳院判

張士誠兵寇江陰。滕幢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

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

良本名國興。賜名良。定遠人。封江陰侯。下

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

江壖。

壖與輓同。而宜切岸邊地。

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

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

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敵宵遁去。未幾

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銳氣殆

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

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
憂車馬珠玉不足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等贈良
詩文以美之

與江漢之詩同鼓厲功臣不盡所欲為蘇洵所謂
既勝養其心也

儒生不嫻戰陣借彼詩文勵我保障深得器使遺
意漢高馬上治天下不事詩書洩溺儒冠為後

世詭病臣自烈謹識

諭胡大海守寧越

太祖自金華將還建康召胡大海

虹人謚武莊功臣錄云大海為將嘗

自言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不殺人
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遠近爭附之諭之曰寧

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以守之吾將歸建業以爾
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

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

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罷與寧越密邇

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

勅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

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

人才地勢。晰若列眉。以爾為才一語。寓明王愛惜鼓舞之意。臣自烈謹識

用間殺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

友諒汴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往從

之未幾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

令趙普勝守之俞通海攻普

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

友諒挾主

主指徐壽輝

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

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術數普勝以為

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

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

平日所為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

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此特齊間樂毅秦間李牧漢間范增故智。使非友諒之愚。我以詐往。彼以詐來。安能使友諒深忌普勝哉。錄此以見太祖出奇制敵。不專在用間。後世槩謂兵以詭勝。非也。臣自烈謹識。

誘致陳友諒

偽漢陳友諒

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

約張士誠侵建

康自江州引兵東下。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賊前乘漲。巨艦乘城。乃爲所陷。今彼旣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太祖自將擊之。太祖曰。此亦不可。建康吾根本。地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悉回。非一

日不至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于是遣胡○法○傳○錄○削○此○一○語○非○是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諭之

曰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爾不可爾與友諒○解○賊○舊且佯欲為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為內應彼必從

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器○使老閻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具書令賫以

往必達○用○問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苦○長○智○短憂寇來何為誘致之太祖曰遲則二虜謀合為患

益大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遣閻者持書乘小○古○次○第○○指○張○士○誠○而○言

舸至友諒軍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閻者曰康公何在○五○字○寓○機○智

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

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閻者諾

歸具以告太祖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夜撤○以○陸○抗○易○夷○兵○以○精○兵○之○法

江東橋易以鐵石及旦而橋成適富民自友諒軍逸

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

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武翼軍三○用○伏

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

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總大軍盧

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

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

嚴師以待。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

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

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

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已，即率舟師千餘向龍灣。

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

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

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須臾雨大

注。赤幟舉。太祖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命發鼓。鼓

震，黃幟舉，諸伏並集，內外夾擊。友諒軍大潰，走趨舟。

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筭。其將張志雄等皆降。

友諒乘別舸脫走，前所遣胡大海擣廣信兵至靈溪，

亦敗其眾，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克其城，改

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行樞密，同僉守之。

志雄言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太祖命徐達以兵

追之，遂拔安慶。

慮友諒與東寇合，故先破友諒。即班超滅匈奴使

征

制鄣善之法。

方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太祖心非諸將議。召劉基入內問

計。基對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

太祖曰。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太祖意益決。使遇春等伏兵石灰山側。蓋用基策也。

按李士實爲宸濠謀主。士實蓋舉王守仁于鄉者。

守仁因作書通候。尾云。但得此公早出頭。則吾計就矣。密遣老僕遺之。爲濠所獲。疑不敢出兵者十日。遂得移檄留都。遠邇有備。此與康茂才老闍致書友諒。事異而計同。或誘敵使之來。或疑敵爲之備。其所以制敵一也。臣自烈謹識

拔偽漢江州

太祖怒友諒犯我近疆，又聞其弒主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及安慶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

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先陳陸兵，○古○法○處以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忠潛以舟師擣其水寨，大

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此○善○用○

○今九江府傾其巢穴。○善○謀○太祖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

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

拔蘄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
徑拔江州兵法出其不意多此類。臣自烈謹識

書諭胡廷瑞

太祖既克江州遣使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
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
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太祖許之賜書慰諭之曰
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
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
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
時料事機不待交兵委身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
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一見契合故嘗赤心待之

隨才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邪。然得失之幾。間不容

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廷瑞得書。決意遣同僉康泰詣九江降。

王者待人以誠。就辭肯溫栗處可見。先是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三郡來附。并次子關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質子。衰世之事。豈可蹈之。今旣誠心來歸。當推誠相與。何以質子爲哉。厚賜關遣之。臣按此數語。與諭廷瑞書詞略同。臣自烈謹識

諭諸將屯田

太祖命諸將分軍于龍江諸處屯田。康茂才屯積克

剌。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于

十句非是

疆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

恤民至此

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

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

近代餉匪徒取盈于内外臣捐甚非長策

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

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

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

收屯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此趙克國遺法。永樂中黃福請官為市牛鑄器。欲廣屯于遼陽。上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宣德中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使勘實。賞之。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墾田益廣。積穀益多。皆不失。

太祖屯田初制。後是則名存實喪。屯日益壞。粟日益匱。兵民安得不重困哉。臣自烈謹識

張子明告急

陳友諒自帥兵圍南昌。元帥趙德勝力禦敵。發蹶張弩中其腰。脊深入六寸。遂卒。追贈梁國公謚武桓分兵攻陷臨

江吉安二郡。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文正時為大都督

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文正等堅壁以待。子明取○非○夜○不○可○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

月始得達見。太祖具言其故。太祖曰。友諒兵勢如何。對曰。友諒兵雖盛。戰鬪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

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

此賊坐窟處

也。太祖謂子明曰。爾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

當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

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

呼曰。吾已見主上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

子明不惜死

殺之。後特封子明忠節侯。太祖乃自將救洪都。師

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

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

陽。渡防其奔逸。

全洪都者。子明數語耳。自料見殺。必不為友諒所

誘。忠節與韓成頡頏。配享功臣。宜哉。

友諒驍將張定邊犯。太祖所御舟。倉卒計無所

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成仁。臣不敢愛死。乃

服。太祖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

會遇春通海等來援。太祖舟乃得脫。臣愚按韓

成即漢紀信。大政紀從信錄。皆削韓成事。非也。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韓成等效忠死敵。朕念之不

忘。議所以崇報之。中書省以韓成為首功。建祠康

郎山凡丁普郎等三十六人死事之臣。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此蓋國初崇德報功之意。因附見于此。

初友諒將寇南昌時。太祖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友諒旣敗。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三復。太祖此言。蓋重悔前此不用基。

策得古人懲毖深意。益信國家舉事當審度時勢。計出萬全。彼槩誘天命。徒嘗試取敗者。皆非也。
臣自烈謹識

春秋時宋爲楚故。告急于晉。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莊王厚賂之。使反其言。解楊許而背之。卒致君命。宋得不敗。解楊之力也。子明此舉與解楊合。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至解揚生而子明不免于死。此則伯者與賊之氣量殊耳。子子明何損。
臣自熙謹識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潛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急攻。不待其還。而洪都已失守矣。子明雖欲效死。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臣自勲謹識

征僞漢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太祖命諸將解廬州之

圍。先是徐達等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親督舟師三十萬往

援之。進次湖口。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遇于康郎山合戰。太祖分舟師爲十二屯。火器弓

弩以次而列。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

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會日暮

太祖御樓船。集諸軍申約束。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

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我軍舟

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縮。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卽命常遇春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東草爲人。衣以甲冑。各持兵器。若鬪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至晡時。乘風縱火。風急火烈。湏臾焚敵水寨舟數百艘。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併力來攻。太祖夜令諸船盡白其檣。至明旦。莫能辨敵。益駭懼。又明日復聯舟大戰。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

唐陸贄云冠小至則遇其入冠大至則邀其歸

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友諒不得出。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

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通海字碧泉巢人諡忠烈侑享與衆議曰。湖有淺

處。舟輒膠。戰不利。盍移兵入江。據敵上流。敵舟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太祖。請移軍湖口。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

此○賊○所○以○困○也

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敵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繇禁江逃回。太祖命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友諒中流矢死。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

守建康。邀歸路。據上流。皆屬勝筭。善兵者推此行。之。敵雖彊必克。

本朝先臣丘濬曰。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

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竹。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制。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通一線。用藥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火卽至。以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尤巧。命內官如其法監造。在內則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則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天助國家。錫

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
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
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然用久而
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避就。蓋士
卒執此鎗而用之。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
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
發聲聞之後。卽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
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
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爲實藥。番遞以進。

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
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
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
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
矣。臣愚按火礮神機鎗遺制具在。凡火攻者不可
不知。因附載于此。臣自烈謹識

計取陳友定

太祖以兵革未弭。顧侍臣歎曰。民勞甚矣。起居注王

禘禘字子克義烏人對曰。主上威德昭著。民雖勞

無怨。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不急近功。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

諸將言陳友定竊據漳州。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

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欲專取姑蘇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

力。姑蘇而張氏誠士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

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

古方略 征 卷之一 忠貞堂

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友○定○爲○湯○和○沐○英○所○敗○

前此誘友諒速來。恐友諒與士誠合耳。今方致力姑蘇。置友定于閩中。非畏友定負固。正以士誠既克。則友定易制。不必分擊。以耗吾力也。

臣自烈謹識

常遇春取安陸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巴蜀。控扼南北。自古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捩。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爾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爾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爾之往

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

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

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

景陵爾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

遂行。及攻安陸。執守將僉院任亮元遂克其城。以沔

陽衛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

太祖命釋之。授指揮僉事。

聲援相應。即率然在山之勢也。楚與淮南黥布戰

徐僮間分三軍相救。勢絕不應。挫敗固宜。

先臣王守仁討桶岡。初調湖廣兵合勦。及賊破。輒

已之。仍獎厲湖廣統兵叅將史春。蓋初調非失策。

欲使賊謂我俟湖兵至。然後進攻。乘其未備。一舉

而蕩平之。雖未實用湖兵之力。而方其調之。即所

以用之也。此亦聲援相應之法。但兵機不可明言。

直令停止。彼心未免不懌。故婉轉獎厲。使將來有

可用。若不歸功于彼。則徵發不信。指臂之勢散矣。

按守仁此處方略。與太祖所謂聲援相應。蓋不

謀而同。臣自烈謹識

鄧愈守襄陽

太祖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來未附山寨。

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

已遣張德山招搽山寨。若其常為兵者。仍俾為兵。舊

為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較。亦令屯種。

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隣于

王保保。若爾之惠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則彼之部

曲脅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我之賴爾

猶長城。而爾之自視。當亦不輕。予與爾義雖君臣。恩

須知。馭民亦。有法。度。但。濟。以。慈。惠。可。也。

不擾。

即。器。使。意。

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債事甚易。故○次○第○并○然○欲爾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近○代○選○將○專○尚○勇○力○何○知○仁○義○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

兵民仍舊因而不擾。至惠法兼濟其道足以理國。守襄陽猶反掌耳。

宋司馬光嘗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臣

按此論自正。但除暴去殘有先之以威而濟之以德者。寓德于威。其惠益廣。專言德與專言威者。事雖殊。弊則一也。三復 太祖謹法施惠數語。不以

惠愛先法度。求治者思過半矣。臣自烈謹識

惠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各舉其重者而言。非謂民尚用愛。法尚行軍也。臣自勳謹識

諭王天錫往襄陽

太祖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爾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于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敝。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數語寓古今方略。豈獨計襄陽安危哉。凡爲將帥幕僚。當服膺斯言。

宋歐陽脩云。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然後能勝。然非
審于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
太祖處事。貴果斷一語。蓋機謀並用。而奇在其中。
此其所以屢勝而不敗也。臣自烈謹識

臣余垣

較正

臣余維樞

古方略征卷之一終

卷一